藏書名臣傳卷十四

一經世名臣

趙普

趙普、字則平、太祖即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事、以副之、叅政班在宰相後、不宜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幸普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已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開寶六年復幸普家會錢王俶獻海物十瓶普置廡下未屏帝至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爲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得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得驤憤惋求見上奏之并言趙普强市人

肖相國故智

第宅多聚賄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既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參軍後又削籍徙靈武

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月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骫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始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普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爲相專譖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數年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

奸惡

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即召見慰諭、拜司徒兼侍中、并以子承煦爲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二女皆笄、咸願爲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普初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太祖嘗勸普讀書、普後每歸私第、闔戶啟篋、讀書竟日、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嘗奏薦某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

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遽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外竟得俞允乃退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曹彬爲弭德超所讒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聖主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

及德昭故太宗即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殁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鎮河陽時普曾有表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郎手封其書藏之宮中至是普復密奏太宗乃于宮中訪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太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親治之獄上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

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廷美亦可謂不知早回頭者矣此吳季子所以爲難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

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

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會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

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淸流之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憩滁陽太祖兵聚淸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

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巳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焦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為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爲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趙學究即韓王普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也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

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故一榜盡與京官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動之愼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禦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制人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行寬大江左人思之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

州楊業戰没上訪近臣齊賢請行先是齊賢言事頗忤上意上因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恐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

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
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
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及歸功於盧漢贇遼人又自大石
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畤崞縣下令
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畤之師應
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畤兵所敗淳化二年
趙普薦齊賢可大用召入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王延
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
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於是罷齊
賢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至眞宗卽位乃召拜兵部尚書

平章事、初齊賢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
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
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
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
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
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
固知非君莫能定也、齊賢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數奏、多不
直致、日南至、朝羣臣、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
下、乃罷守本官、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
經略使、齊賢上言、自清遠軍陷沒、青岡砦燒棄、靈武一郡、

援隔勢孤今其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以恩信而又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自然傾心朝廷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皆陷在危亡之地使繼遷來春發兵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正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貢馬之路故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稟命而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

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鎭戎之師率山西熟户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取靈州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去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而成功不難也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又以財色小失棄負才難矣*上訴其事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鎭終爲繼遷并吞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故地別無他心故先

帝與以銀州廉察以滿其意是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請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始為吞噬臣初受經略之命思得一兩處強大蕃族俾與繼遷為敵以蠻夷攻蠻夷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其時近臣所見不同今繼遷雖為潘羅支射殺其子德明依前攻劫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況潘羅支已亡厮鐸督又非其敵望乞早委大臣經制其事是年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三年出判河陽

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命二子扶掖升殿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喜提奬寒雋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初爲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彘肩爪分爲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愕眙咨歎曰眞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

嘗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高士

向敏中 有才有守

向敏中開封人初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多貨物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故以清謹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之乃並用爲樞密直學士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榷務以賄敗發書歷詆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第中瘞臨江傳舍驛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意登用未幾

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僅百餘日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眞宗咸平初拜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因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事累及罷知永興軍俄遷京兆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用心得）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時舊相出鎮

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或以所愛伶人付與富室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民事於是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卒年七十二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豈弟多智居大任三十年爲人主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門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

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贓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贓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紿之曰、昨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也、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

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太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廵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

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眞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眞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少所損者大臣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爲三舍人云歲餘知應天府呂惠卿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

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遷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皆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故夜因晝繫苦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償足一日宴客有美堂偶聞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赴獄迨夕會散坐客（用○得）不知也使契丹日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聖、土）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使還以奏神宗嘉之神宗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

相安未有離貳元豐初權知開封府又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卿若修之何時當就頌對曰須一二年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焉帝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別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今五服敕嫡孫為祖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歿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世俗但知三年之喪為承重豈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哉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

讀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
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
授任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
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
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頌
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
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年卒年八
十二頌器局閎遠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
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

人言、壘壘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

范純仁 前醜後得

范純仁、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父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遊、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呼爲著作林焉、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以議濮王典禮不合、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純仁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純仁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拜同知

諫院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
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不聽遂
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
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純仁凡所
上章疏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知之盡錄申中書安石見而
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
徙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
邊事必熟純仁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時尚
幼陛下若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不敢辭若開拓侵

攘顧別謀帥臣也遂行奏中饑純仁擅發常平粟以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案視民讙曰公實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逭使者至已無所負矣會邠寧間有叢冢使者乃發冢籍骸上之上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骸也純仁言建中守法申請以待詔旨故不免有殍死者既已坐罪罷去矣今緣按臣而復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因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相約爲眞率會洛中以爲勝事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

大是

多事

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
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
自巳出謀自巳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
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
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
速富貴哉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得
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
而恤其私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巳純仁言臣嘗爲綰
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巳左降不安錄人之過太深宣
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

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胡說甚）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辨（大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葢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大是）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眞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之事不必推治（存言）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確（益胡說）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

拜右僕射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轍竟落職知汝州仝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詆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

本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當時何故畏避不言、今却有是言耶、哲宗旣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潁昌府、徙陳州、旣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所親見也、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居三年、徽宗卽位、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

今虛相位以待、純仁懇乞歸養、疾不得巳、乃許之、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畧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謚曰忠宣、初罷相、伊川見而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如是數事、純仁皆謝、他日伊川見劄子一篋、凡責純仁所不言者、皆巳先言之矣、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

不武也其慎邊事如此 卓吾頂門一針

呂好問 官生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仍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

○好○大○臣

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乃服麾其徒使退欽宗再至金營好問寔從及欽宗被留乃

遣好問還慰撫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
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
徐為之圖邪又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
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
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
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
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及金人謀以五千
騎取康王好問又密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
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
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

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旣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請進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李綱以羣臣在

不通甚胡說甚可恨甚

此日便會做御史

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

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懟，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只宜如是矣）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可憐）所以受賢者之責。（可哭）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以學行著名。李生曰：李綱當此時，不思多方博訪耆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怪哉！好問跨父越祖，不用，眞可惜，眞可惜。

葉適

葉適，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

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言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云云帝讀未竟蹙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光宗嗣位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illegible]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殆不可久旣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言語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請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

有見

甚父子相見當候疾瘳公不播告中外使臣下妄生議論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執喪軍士籍籍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預建參（有見）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許立嘉王為皇太子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走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可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府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

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后許之訖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
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
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
焉汝愚旣相侂冑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
愚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
所劾降兩官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寧宗召入除
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
以固位者侂冑然之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
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

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卽可變而爲強也今欲改弱就強而遽爲問罪興師之舉爲至大至重之事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則不免於至險至危而已矣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將皆敗侂胄懼以丘崈爲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乞并節度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

并得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綿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販定山之人刦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人乃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虛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

江地創三大堡石䟦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内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三大堡旣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卒年七十四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始侂冑欲開兵端以適曾有大讐未復之言附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

而後發且力辭草詔議者乃咎其不極力諫止侂胄以致用兵何其輕於論人也兗翁曰此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范純仁遠矣眞用得眞用得

崔與之　用得

崔與之廣州人與之少卓犖有奇節遊太學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舉進士自與之始遷知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與之令執其首折手足以狥金遷于沭授與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

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
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
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既而金人深入無功和議亦
寢乃召入爲秘書少監〔大是〕與之力辭召命而還未幾成都帥
董居誼爲叛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
撫使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
將士人心悅服先是安丙嘗納夏人之請會師攻秦鞏而
夏人卒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踰年夏人復攻金遣百騎入
鳳州邀守將求援與之使都統李冲告之曰通問當遣介
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矣

宜急斂兵退屯、夏人遂不敢言、初蜀盛時、四戎司馬價每
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
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
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
檄增給之、又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
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領、皆極邊號天險、
因厚間探者賞、以故動息悉知、邊防益密、初至府庫錢僅
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
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與之已棄官
還廣矣、端平初、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皆力辭、金亡、

○是○

朝廷議取三京、與之聞之、頓足浩歎、帝注想彌切、又拜與之參知政事右丞相、又力辭、乃訪以政事之罷行、人才之用舍、與之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獨斷、獨斷以兼聽爲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疏至十三章、嘉熙三年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薨年八十二

劉秉忠傳

劉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

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從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爲未便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因

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李禿翁曰秉忠履歷與李泌同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

二彊主名臣

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

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
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
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
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
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

自亦難以免車裂矣

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
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
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
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摰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爲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

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阸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

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毛遂李同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

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

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

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
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
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
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
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
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遂爲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
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
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
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

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卓吾子曰余又安得李同而友之哉嗚呼邯鄲之故主灰飛咸陽之宮闕烟滅久矣而李同至今猶在世也傳舍吏

子之壽乃今長久耶故讀史至李同戰死遂爲三嘆

韓非申不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蠧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蠧

千古同貫

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
書嘆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
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
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
惡佞亂義
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
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
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不害者
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
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周勃

周勃沛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朴少文如此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産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虚侯章共誅諸呂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文帝卽位

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乃謝請歸相印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于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鼂錯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言兵事、文帝乃賜錯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

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文帝十五年、策問賢良文學、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

即請間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於是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可憐）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

出軍事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甞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煑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

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
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 蠢虫
天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
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
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
故入
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
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
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
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

李生曰鼂錯區區欲圖袁盎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然而漢

景之愚亦太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鼂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猶十而一二豈如鼂之鑿鑿可行者哉故丙魏相諸賢多從鼂賈以致中興也然言鼂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又曰斬韓信則生入信罪斬鼂錯則生入錯罪刑官假借以誑一時吏臣又久假以誑萬世誣哉寃乎孰肯盡心於所事也

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厠上

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歳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气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爲中尉

好話

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

未必

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卽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擧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

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遯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

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

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
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
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
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
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乃令
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初漢
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
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爲

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又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於是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

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
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畱居、會單于死、不肯復朝
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爲神、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
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
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
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
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
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
旁國、旣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
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

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李生曰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蘇武何異同時百十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餘里所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大過人者

予固略其節而愛其木益信漢武之能得士也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

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
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
勝之亦非庸人
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
不疑冀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
史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
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
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
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
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

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

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嘗謁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自稱詣闕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極諫王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嗣立王即位

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根源）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
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
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
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
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
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
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
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
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
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

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
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
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
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
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
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
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
遂云

傅介子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

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
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
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
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
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
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
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
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
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
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

功上乃下詔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鄭吉 卒伍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

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詔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王尊　牧羊兒獄小吏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

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使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

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貲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懐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贓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絶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

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卭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鄭寛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大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

令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爲庶人（三次）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

好、儒、者、

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懐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

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眞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倨嫚姍上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

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更數
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擬
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
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欲傷害尊建畫爲
此議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己砥節首公而一
旦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
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尊以
京師廢亂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書奏

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
淩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
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
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
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
神之聽之
動而水波稍卻廻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
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
長毀壞金堤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
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
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

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乃令其子殺道上行人置屍舍内以塞咎宣聞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其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宣厲色大言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

驕騎特原宣刑仍還獄使者詰宣宣具以狀對曰水丘岑
〇于〇古〇英〇雄〇
受臣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出宣左轉懷令并
聖主
赦岑罪勿案後江夏有劇賊以宣為江夏太守宣到界移
書賊首夏喜等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任今勒兵
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即時降散後以他事坐
二次
免又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
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
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奴主還
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
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箠請

得自殺郎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

二疆主名臣

張柬之

張柬之、襄陽人、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時年七十餘、以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

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卒平人受役蠻夷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今世男子幾人欲得奇士哉）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即召

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旣老、惟亟用之、於是遂卽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及誅二張、柬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旣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以三思事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李吉甫　官生

李吉甫趙郡人父御史大夫李栖筠也吉甫以蔭補官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李泌竇參深器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也宰相故起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至州益厚贄（極難）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强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虚則賊勢必分

首尾不救、豈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闚志矣、帝從之、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吉甫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之、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賂京師貴人、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群盜、非有鬭志、討之必克、帝意决、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

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討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欲以感悟朝廷會賞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吉甫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又築隄閼以防不

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乃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願詔有司博議乃詔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一日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史官今

時政記是也姚璹修之于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躭齊抗修之于貞元及躭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記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先是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遥隷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隷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謀與帝合吉甫又請自徙招元濟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會暴疾卒

可惜可惜

吉甫畏愼奉法顧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初政事堂會食有巨床相傳徙者宰相輒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如此命徹而新之卒年五十七

杜黃裳

杜黃裳萬年人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謀矯詔誅大將等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時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遷太常卿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韋皐薨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

後表求節鉞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蜀平羣臣入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剏艾多難務姑息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削[illegible]由是平夏翦齊

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皆黃
裳啓之也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
節度使俄封邠國公卒年七十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
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初韓全義
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
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
惠琳勒兵拒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
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
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
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繿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

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寇準　附高瓊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剜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

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二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

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是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即決定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真小人)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會馮拯奏準擅權康戩亦言寇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猶

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羣臣議方略既而聞契丹

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

以報國否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從人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覘準準方與楊億飲博謳歌懽呼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瓌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眞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

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眞宗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守、準即時進從出敕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遽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別、準荅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之、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欽若

因進曰陛下敬寇準謂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夫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擧是城下之盟也何恥如之欽若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出準知天雄軍北使過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京兆都監朱能獻天書託神言國家休咎欲倚準重望以實其事準從上之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間言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

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爲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雖擢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共謀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敗丁謂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頗公爲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内郡復徙準道州司馬（好貨）自準罷相繼以三黜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

敕兢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衆惶恐。
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
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
之短纔至膝拜敕于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
獻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憮然曰吾少時嘗
為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丁
謂出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拂
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慚處士
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
賜宴兩府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

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準在中書日、會除官、吏進例簿、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張詠守蜀、聞準大拜、喜曰、眞宰相也、又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及準出陝、詠還朝、準大爲供具、請詠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

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喜劇飲每宴賓客闔扉脫驂在鄧州爲花蠟燭名著天下雖寢室亦然燭達旦厠溷間燭淚成堆少年時愛飛鷹走狗母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祭準無子葬後贈萊國公

高瓊家世燕人事太宗眞宗官至太尉曾孫女爲宣仁皇后事英宗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曰君以文章

爲大臣今虜騎充斥無禮如此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檛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已至此尚何疑上乃命進輦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

王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通判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冦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還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端傳會帝意又欲陰排異巳者曾嘗使會靈觀因以推欽若故忤帝意出知應天府王旦語人曰王

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㥯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蹙踧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徙知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錢惟演時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

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决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旣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廸貶衡州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踧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大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

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横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杖死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行欲亟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有改易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時眞宗初

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乃以曾為玉清昭應宮使始太
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以為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
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又多裁抑以故太
后益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曾知青州復徙知天雄
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為
畫像而生祠之景祐元年入為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
沂國公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
當知之如期而薨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朝廷進止皆有
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

喜談諧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劉昌言則曰余不敢褻戲也

卒年六十一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額自曾始

李生曰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偉以今觀之俱無足論者余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丁之神奸位元宰交結方深一旦去之如縛雞然卒展轉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矣去凶人定國家安善類幾不啻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蔓延必重僨國自古所難也予謂公卽此是學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是之爲學則當皇帝幼冲之年女主垂簾之初丁謂去而社稷安危之寄獨存于我胡爲乎裁抑劉氏使

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爲輔相之能也其後呂相繼之卒安劉氏而成仁宗四十年恭儉之績公豈未知之邪奈何復入而復攻呂之短又不得容其身於明良之朝也耶史臣無識於公之去丁也既明丁非其罪矣又重爲公諱曰獨衆論稱快云夫丁苟當去不必他罪去丁果當不必稱快知此則可爲天子大臣矣噫公雖不得爲大臣也獨不可以爲重臣歟

富弼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舉茂材異等除鹽鐵判官史館

修撰、奉使契丹、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行、夷簡薦弼、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弼具以聞、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〇大〇是〇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旣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

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

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

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弼歸復命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荅契丹書并誓書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弼因請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果如所料弼疾馳還京見上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遂易書既至契丹主曰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弱○甚○）朝廷竟用納字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相臣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旣歲得金帛五十萬兩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是歲復以弼爲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

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大是）（大是）
其敢取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七月復拜樞密
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
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甚大是）
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是矣）（聖主）
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命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
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
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急務十餘條及安
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大不宜）
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四

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耳二邊卒無事出知鄆州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

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
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烝爲疾疫、及相蹈
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
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
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與學士歐陽
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嘉祐
六年三月、以母憂[illegible]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
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英宗
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熙寧元年、徙
判汝州、詔入覲、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坐語

從容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全言〕〔刪說〕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

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
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
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先時慶曆三年夷簡罷
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
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
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
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
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
於此矣夏竦因與其黨目衍弼淹及修爲黨人修又作朋

黨論上之竦因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乃使女
奴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
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
東介亦求外補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
徐州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
使入契丹謀起兵爲内應耳事下知州杜衍會官屬議之
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
合族保其死行竦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
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七年竦又譖介說虜不從更
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

廷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可人）實妄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卽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亦可人）意果釋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邪正之論激之也（大是正論）弼爲樞密相時怪韓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弼初不荅書而琦之禮終不

縻琦與修之薨也弼皆不祭弔云元豐六年八月有大星隕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時年八十贈太尉謚文忠

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爲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後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

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賣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時賦近畿户出馬備邊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强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强所不能何以取勝謂突以射遠入堅為法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徃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

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虜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還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誣謗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

大是大是

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乘刺陰害司農法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踰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

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勑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可殺有司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謂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括博學

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皆有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李綱 附种師道

李綱無錫人宣和七年金人攻汴徽宗震恐乃擢吳敏爲門下侍郎傳位太子而自稱道君除綱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時綱侍對延和殿聞宰臣議欲奉鑾輿出狩綱進曰聞宰臣欲奉陛下出狩果爾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也綱諍曰天下城池有如都城者乎若能激厲將士與之共守何不可之有上

顧綱曰、誰可將、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臣請效死、乃除綱右丞、宰臣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復命綱留守、而以李梲副綱、綱復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今陛下初即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益、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矣、上色變

好○貨○

降御榻泣曰、卿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亦泣俯伏上前、不肯起、會燕越二王亦以固守爲言、上意稍定、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在卿矣、綱惶恐受命、

與李梲同出治兵越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言欲南狩矣綱遑懼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社稷乎願扈從巡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因拉殿帥王從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其誰與我況虜騎已逼乎上悟綱因謂宰相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綱爲親征行營使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賊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綱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下

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姦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
於是捕獲數人斬以徇軍是日賊攻陳橋封丘等門而酸
棗門尤急上遣中使勞問城上歡呼自卯至申殺賊數千
人賊乃退斡離不因遣使請和乘夜欲入城綱傳令敢輒
開門者斬竟候明而入使人出書欲得大臣赴軍前定議
時宰臣莫敢出辭綱乃請行上曰卿方治兵不可卿性剛
李梲奉使可矣綱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
和然得和則中國之勢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懼李梲柔懦
誤國事也因為上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
李梲至金果辱命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縑絹各百

萬𩣡𩧰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又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而以親王宰相為質乃許梲唯唯不能措一辭而返金人相視而笑曰此婦人爾梲至呈金人所須事目太臣震恐欲如其數綱引前議力爭以謂犒師金幣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割之何以立國為今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其和可久也諸大臣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於三鎮上為羣議所惑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綱言者綱自度力不

能勝因再拜求去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耳綱因出至城北壁復回而誓書已行所求悉皆與之矣宰臣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以至臣庶之家不能充數於是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銀兩立限輸官不輸者斬都城大擾限既滿亦不能足賴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擊破金兵於鄭州門外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曰金精兵不過三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陷穽當以

計取之扼河津絶糧道禁抄掠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與戰俟其匃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期以二月六日舉事而姚平仲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率步騎萬人往劫金寨欲生擒所謂斡離不者旣爲虜所覺卽遁去上震恐遽詔不許進兵而斡離不亦遣使來詰用兵違誓之故宰相李邦彦謂使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也僉議欲縛綱以與金而金使反以爲不可遂罷綱而以蔡懋代之种師道亦罷宣撫時有太學生陳東及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綱及師道不當罷

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上乃召綱及師道入對
復綱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方蔡懋代綱時金人
○妙○物○
近城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
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賊薄
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
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
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
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强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斫傷平民者
皆即斬以狥故外有强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然
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

鎮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遂辭去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掠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上以爲然即日分遣將士以兵十萬數道並進已而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臣咎綱綱曰斡離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兵護送粘罕雖來聞既和亦當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而宰臣獨密啟上於是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力爭雖復得旨再進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有邀擊之意

矣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間而粘罕之兵聞已
和果退如綱言未幾綱往南都迎道君皇帝既還入國門
見上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没
虜廷欲爲朝廷堅守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
宜及今飭武備脩邊防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
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爲
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
妙是妙甚
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黄河下流及
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横海軍一道如諸
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綱力爭之不能

得大抵自賊馬旣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皆置不問、執政又密白上、以綱得都城軍民之心、於是綱惶懼乞骸骨、种師道以病告歸、乃以綱爲宣撫使代師道綱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綱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上不聽、綱不得已戒行、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狥畱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進次懷州、綱以爲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

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欲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皆悉罷減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又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綱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論奏不報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亦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矣吳敏復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綱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力道所以不勝任者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除綱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請辭免并上疏具言宣撫司兵若干

防秋兵若干、屯駐某處、不曾用、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及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畱虔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乞卽遣使覈實、嗣是果有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綱十罪、於是落職宮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二年春復舊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兵再至、都城圍急、綱聞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五月次繁昌、聞都城已破、二聖播遷、次太平、得高宗卽位赦書、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矣、次姑熟、得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書、開視乃論綱

不當爲相章奏其大意謂張邦昌金人所喜雖以爲三公眞王宣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宣上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見之畱而不進也會朝廷遣使趣綱綱遂行進對內殿奏言今日急務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殘破然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眞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中山河間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然金人善因兵於敵今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使救援之兵不至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矣臣愚以謂莫若於

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者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今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然所嘗論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欵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宜第今日事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冐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乃薦之於上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以亮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

王𤫙為使未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綱因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者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即空還駕汴都矣既而上許幸南陽而潛善伯彥又陰勸之乃遷綱尚書左僕射除潛善右僕射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畱身極論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得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如此乃力請求去翌

月降麻除綱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詔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規畫軍民之制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穎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五年詔問攻戰守備之方綱奏言議者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昔號帝王之宅今舊都未復莫

若且於建康駐蹕大梁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職此之由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畏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种師道少從張載學以廕補知懷德軍夏國使焦彦堅來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

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師道金人南下復加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即揭牓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

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入見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京城自受圍以來諸門盡閉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如常出入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及翰見師道於殿門外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既而太原陷又使

巡邊次河陽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敵鋒大臣復以爲怯復名還既至病不能見遂卒年六十七及京城失守帝拊膺曰不用師道之言故至於此李生曰哀哉庸主之難扶也

趙鼎

趙鼎聞喜人登進士第擢爲開封士曹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羣臣具條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使敵莫測巡幸之所上納之遷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宰相朱勝非忌鼎除

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時人士皆惜其去會邊報沓至鼎朝辭上曰卿其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獨論戰禦之計上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决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也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五年上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未幾劉豫

復遣子麟猊分路入寇鼎移書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兵剿敵於是俊進一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又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劉光世光世時巳棄廬州回江北矣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乃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遂拔柵遁去後浚遣呂祉入奏事鼎見祉所言誇大每裁抑之帝謂鼎曰他日使浚與卿不和者呂祉也浚後因論事意侵鼎鼎因求去出知紹興府七年浚以王德爲都統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於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僞齊浚乃引咎去位復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

上曰浚罪當遠竄鼎謂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
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
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
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是〕
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然鼎嘗
關和議素與秦檜不合及鼎以爭他事拂上意檜乘間擠
鼎乃復出鼎知紹興府檜往餞鼎行〔錯〕鼎不爲禮檜益憾之
至是又徙鼎知泉州又諷〔好人〕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
御史中丞王次翁〔好人〕復論鼎治郡廢弛遂奪節提舉洞霄宮
鼎自泉州歸不忍杜門謝客仍復上書言時政檜恐其復

用諷次翁又論其嘗乾没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始杜門謝客不談時事然亦晚矣中丞詹大方（好人）誣其賄屬潮守故放編置人復移吉陽軍愚因表謝上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愚此表實禍胎也檜見之果恨曰此老倔强猶昔愚子汾乞侍行愚語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同行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汝何罪乃同死瘴鄉耶不若我先死使汝護喪而歸猶有後也微仲大防字（人也）愚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

存亡申報。鼎遂不食而死。先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正人勝如人多矣）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孝宗即位。謚忠簡。鼎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李生曰。趙得

全卒不得全何其愚也又曰守臣在出寄計縣尉自有蒙
之人生品格巳就豈在官爵崇卑

陳亮　五十五歲始登第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
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
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
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
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圜視錢塘喟然嘆
曰城可灌爾葢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
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

牓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

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
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
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
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
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
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霸之辨葉
適曰同甫既脩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
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
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

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胾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

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麄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麄豪耳有麄有豪而後眞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虞允文

虞允文隆州人登進士第金主亮脩汴允文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還奏言淮海備禦尤急金果使王全高景山來欲得

淮南地於是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策襄漢
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
奸謀爾不聽卒遣閔允文復語宰臣陳康伯曰閔軍約程
在江池定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
京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
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是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
閔軍竟屯武昌時金主將兵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
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
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權又自和州
遁歸錡回鎮江金悉大軍臨釆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

代權。又命允文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之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允文至江。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屋。金主亮踞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馬倍之。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

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始退因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緣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旣而敵趨瓜州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犯瓜州京口無備我當往顯忠乃分軍萬六千允文至京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州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

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州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未幾亮爲其下所殺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朕之裴度也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也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

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不報。隆興元年入對，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五年，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多薦知名士，如洪邁、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鼂公武、李燾，其尤也。詔以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諜報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

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會慶節金使烏林荅天錫入見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內諭之曰大駕旣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允文舉梁克家自代上不聽御史蕭之敏劾允文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淳熈元年卒允文姿格偉長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終